

大旗不想招展  
在風中  
在雨裡  
任憑天水點點滴滴……

風沙混混  
逡巡著九曲滄海  
想著我等孟浪年少  
一段宜樓歲月  
未褪的歌裡  
是管  
是弦  
是諸子百家  
啜一口酒  
疑視秦淮河粉黛顏色  
唱句烏衣巷口  
聆聽你我逸志豪情  
銜觴賦詩  
想著五十而知天命的歲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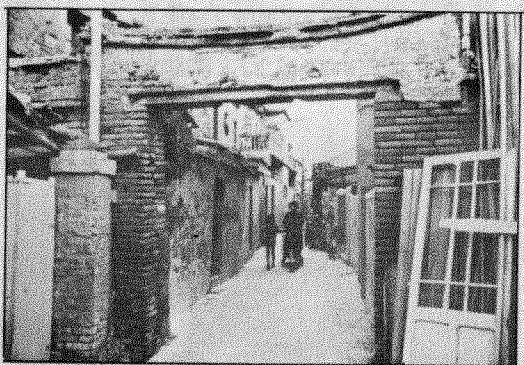
# 宜

# 樓

李騰

竟  
皆  
紛雜地飛入  
紅磚的深沈回憶裡

宜樓日子  
水泥蔓延  
一如愛俏的姑娘  
一如死魚的肚白  
悠悠歲月  
也是抽搐的痛苦  
撫平了凹漏  
止不住滴血的心  
藍天仍然微笑  
泥土依舊芳香  
而  
宜樓的風雨  
早已是鹹了……



附記：宜樓即鹿港十宜樓，樓跨九曲巷（此巷為防海風入侵，故建成曲狀）為昔日騷人墨客夜宴吟集之所，樓上刻有百子圖。此樓在修建之時，大量使用水泥，使宜樓古風俱失（參考鹿港斜陽）

## 一、中 現

在我家棄置的破鍋中  
在老鼠啃過的魚網裏  
我窺見你 在大大小小的破洞中  
在方方圓圓的網孔裏 我窺見你  
在課堂上  
老師講得多精采  
而我們又笑得多開懷  
然是應伴之以口沫橫飛  
然是應笑出淚來或甚至血的

這世界上唯一的秋海棠動物園  
有俄國狗熊英國結狸日本老鼠  
有美國禿鷹法國青蛙（註）  
還有兩顆特寫過的大門牙

眼睛是應驟以狼煙  
耳朵是應聾以砲聲  
但如果真有狼煙真有砲聲的話  
我們的鼻子會敏感我們的血液會沸騰  
然而我們已窒息已冷卻  
當清廷當軍閥魚肉人民自生腐虫之時  
當列強圍坐成圓，無聲地準備進餐  
破鍋呀！你如還盛有美食  
魚網呀！你若仍留有腥味  
人們便不致拋棄你

# 週五至週四

火金星

可能有一天  
我央人補了破鍋，縫了破網  
我相信  
此鍋還能煮出好酒此網還能捕得大魚  
因為  
火正旺而水正深  
（註）：frog 青蛙。（俗）法國人，因愛吃青蛙，有輕蔑意。（自大陸字典）

## 二、組織

剝離你每根肌纖維  
挑開你每條神經元  
並檢視你每個細胞  
而後縫合  
在我眼中你已透明  
而在你眼中我是否透明？  
或者是否應該透明？

## 三、禮拜天

很多人的天地在今天更加遼闊了

有的人虐待自己的肚子  
賴在床上 按下鬧鐘  
並且讓它旋轉了兩次  
有的人去看電影  
將生命投擲於一片黑暗中  
沒有回聲 只有滿身煙臭味  
有的人要赴馬子的約  
去咀嚼那僅屬於兩個人的秘密  
獲伊人之心以欺騙或者誠摯  
(天地間的兩個小圓，你算算他們交集的機率)  
有的人慌慌張張在尋找空氣  
在數算日子  
在等待黑夜之來臨以及黎明之初昇  
也有的人在安慰自己  
「今天的提早休息，是為明日更早的出發」

我們屬於這個家庭  
生存於這充滿各色人等，各式人才的家庭  
在這個燦燦的禮拜天

## 老 屋

在一幢新式建築裏，莫名的笑聲  
泛濫著異樣味道的荷爾蒙

某類附庸風雅的字畫  
亦成其為現代式迷惘的圖騰

自從死於陽光的調笑，已無所謂的貞操  
在衆多眼神的饜養下早已失卻往昔的純潔  
軀殼就送給蝙蝠與老鼠吧或者蜘蛛  
自從死於風之一割雨之一裂  
門環也忘了如何來叩響拒絕  
便坐對一山青澀，靜對一水柔媚  
便靜坐亙古一成瘡  
自從死於陽光死於鋒稜死於風風雨雨以及謠言  
之後當我踟躕，仿然笑著  
那種悲喜不分的笑  
在神主前嫋嫋舞步  
一是嘴啓依舊，眼開依舊

而老人們仍未忘寒暄  
只是語調更低更沈更淡更遠罷了  
談一些兒孫幾時歸來的事  
談一些天氣如何冷如何暖的事

## 五、分析實驗

衆陽離子排成一列準備逃竄  
而命運之神派出爪牙來準備捕捉  
這是一場遊戲 而遊戲開始  
陽離子們必須通過各類關卡  
被捕捉者在沿途以各種顆粒沉澱  
以各種顏色炫耀自己的座標  
五十步者與一百步者相互嘲笑  
他們並不相互憐憫  
這裡無所謂意志堅定與否  
也無論耐力是否足夠  
最後全部捕獲  
謂之命運之分析  
謂之簡單之流程表遊戲

× × ×

啊！我不再做彩色的夢  
我寧願現實現實地淹沒了我  
藍色的天空屬於飛鳥  
紅色的玫瑰屬於蜂蝶  
我所擁有的僅是黑白唯一  
一如往昔黑白記憶的滿足  
幻想是一瓶濃硫酸  
正溶蝕一切鋒稜與凹凸  
年輕的歲月已隨歲月的追逐  
遞去——

## 海

思念在距離與方向間  
掙扎  
掙扎，也懂憂鬱的白尾魚  
在眼與天空的相互睥睨中  
在兩組互不相溶的普魯士藍

幻幾朵白水花吧！勞煩海燕  
或者幾隻海燕，勞煩水花  
呵！思念，思念是不用距離與方向的  
如果海不這麼黑的話

如果海不這麼黑的話  
也許便浮現你粉飾後的腮頭  
那麼我也不必天天咀嚼白尾魚的憂鬱了  
是的，如果海不這麼黑的話  
將你的視線拉遠吧  
太近是看不出什麼風景的

猶存銀色小舟或載伊笑靨的記憶  
那晃漾的額，寬得如海  
上方的雲，如天下面的風，如於今所立的甲板  
我遂也不好意思來標定一個歸期了  
也罷，這樣闊的天就讓這樣深的海來映吧

如同我用這樣詭異的船  
犁這般純潔的思念之波

## 七、解剖

「拿剪刀來！」  
你不是說要解剖嗎？

× × ×

許是溫柔不再適於這個機器的年代  
那嚙嚙的齒牙啊  
否則便舊書仍舊回舊書攤  
不該進入這方盒似的教室

起伏的綠色密集於微凹的太陽穴  
你究以什麼樣的達達走進特三  
想像中詩風裏的溫柔敦厚  
書卷裏亦存程門立雪的幽香  
然 若不喜你的臉  
就將你的臉皮撕下吧  
擲給大地 大地他喜歡

有兩朵花  
一朵垂下花瓣無聲地睡著了  
一朵擎起纖臂正在打呵欠  
而伊人呢？  
打盹的樣子是否依然純潔

